

黑澤清自辯 我非恐怖大師



■黑澤清希望《鄰家怪嚇》在日本收得。 陳敏娜攝



1955年生於日本兵庫縣，畢業於立教大學社會系。求學時他已開始拍攝8厘米電影，1983年初執導演筒，以《御國川淫亂戰爭》出道，數度在國際影展中獲獎。其經典作品有《X 聖治》、《惹鬼回路》、《鏡花水母》、《東京奏鳴曲》等。



盼與偉仔 續前緣

在黑澤清的電影中，你總會見到這些演員的身影，如役所廣司、香川照之等，而新作《鄰家怪嚇》的男主角西島秀俊也是第4次合作，他大讚西島是個很直、安穩的演員，不會一時演得好，一時演得不好，「另一方面，他亦有很多空間、虛位，如果你刺激到他，就會出現危機。這樣說可能比較抽象，日本較少這種男演員，荷里活男星夏里遜福(Harrison Ford)正是這種感覺。」

他也否認較喜歡和合作過的演員合作，反而會取一個平衡，新舊演員都會找，如《身後戀事》的深津繪里、《鄰家怪嚇》的竹內結子都是首度合作，「將合作過的、未合作過的放在一起最有趣，可以擦出新火花。」對於失之交臂的香港男星梁朝偉，他大感可惜，「本來計劃得七七八八，亦與偉仔見過面，可惜鑒於政治問題，電影最後停拍了。但，我覺得電影不應該和政治扯上關係，有機會再和偉仔合作。」



■梁朝偉(中)原定出演黑澤清執導的《一九〇五》。 網上圖片

會拍續集，結局應該會變成西野被活捉吧。」

黑澤清的電影，總是離不開死亡。他解釋道：「死亡其實是一件很容易、很簡單就會發生的事。故事講得長一點，當中一定會出現死，我沒有一定將『死』這件事帶進故事中，只是看故事本身是否需要。因為故事是我作的，我可以將一些沒有的角色變出來，當然亦有權利將這些角色消滅掉，這是我身為作者的特權，所以我覺得需要死去、消失的人物就會讓他們去死。」會否因享有特權而開心？「應該說把它當成是必殺技，在故事的中間或最緊張的地方用，令故事更加緊湊。」

點子不及從前多

自2008年的《東京奏鳴曲》後，黑澤清轉換了一下跑道，拍了其他題材的電影，甚至走去拍日劇《贖罪》，就算是去年在康城影展「一種關注」單元中奪得「最佳導演獎」的《身後戀事》，也與恐怖扯不上關係，反問大師為何有這樣的轉變，他指本身很喜歡恐怖片，亦拍了很多，「有些已經想不出什麼新的恐怖點子，所以最近才較少拍。如果有一天我找到靈感，會繼續拍下去。」他亦不排除再拍日劇，「比起電影只有兩小時，日劇加起來的整體片長較長，我可以發揮和表達的東西更多、更自由，有機會我想拍一部關注政治、社會變動，主角陷入政治漩渦中而改變了人生的警匪劇。」

對於「恐怖大師」這頭銜，黑澤清直言：「雖然大家講到我好專門拍恐怖片，但我並不覺得自己是，只是我的恐怖片較為注目，才令大家有這種錯覺。其實我真心想拍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影，尤其是動作片。」至於誰適合繼承其「恐怖片大師」之名，他笑言：「不好意思，雖然知最近有不少恐怖片，但我不太認識那些人。不過，講到荷里活，我知最近很興一種手法，就是用拍紀錄片的方式去表達恐怖。的確，看下去是恐怖的，可惜沒有留下想像的空間給觀眾。」

最後，他指《鄰家怪嚇》純粹是一部娛樂大眾的作品，即使早前該片獲邀赴柏林參展，他也不會想能否得獎，只希望電影可以在日本大收旺場。

中間分界的頭髮、灰白的鬍子、炯炯有神的雙目，這是日本名導黑澤清給筆者的最初印象。

這位慈祥的長者，先後寫出《X 聖治》(Cure)、《惹鬼狂叫》(Retribution)等驚悚片，擁有「恐怖大師」的美譽。即使今次相隔多年，攜新片《鄰家怪嚇》(Creepy, 前譯怪鄰居)回歸恐怖世界，他早前在港接受本報專訪時卻自辯，從不覺自己是恐怖大師，「我只是熱愛恐怖片，及執導的恐怖片較受矚目而已。」

黑澤清既然抗拒「恐怖大師」之名，那封為「心理驚悚」大師又如何看呢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

明日

在日本上映的《鄰家怪嚇》改編自前川裕拿

下第15屆日本懸疑大賞新

人獎的同名小說，講述曾是警察、

現在大學教授犯罪心理學的高倉幸一(西島秀俊飾)和康子(竹內結子飾)搬到新居，康子拉着老公高倉先去睦鄰，發現鄰居西野雅之(香川照之飾)奇奇怪怪，不愛理人。高倉本來以為鄰居只是性格古怪，但見妻子與對方漸漸走近，加上與他正在追查一宗發生在六年前的三口神秘失蹤案的疑兇相似，心事有蹊蹺，決定調查鄰居，尋找真相。

冷漠的友鄰關係

「這本書的點子很有趣，情節是日常中會發生的事，大家不用想得太抽象，這是真的有可能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。」黑澤清說。在戲中，高倉除了要捉賊外，還要化解和妻子之間的婚姻危機。「這亦是原作小說的有趣之處，所以我堅持保留這點在電影中。」

另一方面，黑澤清卻把康子如何受西野吸引的過程簡略，觀眾只能憑康子手臂上留下的針孔，推測她可能被注射了某些藥物。他解釋是為了維持整部電影的平衡，而把該部分刪略，令電影更加緊張、刺激。

與友鄰關係冷漠，是港人的通病，但看畢《鄰》片後，有感這做法才正確。黑澤清直言：「香港的情況，我不太清楚。在日本，很多人都覺得如果搬了屋，是不應該要和鄰居打聲招呼呢？如果鄰居很麻煩的話會不想做；不知道隔鄰住的是什麼人，又會擔心對方是怪人。所以日本人會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，是這部電影一個比較重要的元素。」問到導演屬於哪一方？他表示：「我跟大部分日本人一樣，都是中間派，起初都會向鄰居打招呼，期望有事發生時對方會幫手，但又不想與對方太過深交，怕要成日有來有往。」不過，他透露和睦親鄰的工作其實是太太做得較多，他比較少出面。



■黑澤清(右2)攜《鄰家怪嚇》主創出席柏林影展記者會。 法新社



■黑澤清指導首次合作的竹內結子。 網上圖片

享受賜死特權

黑澤清指出《鄰》片只涵蓋了小說的前半部分，「小說本身是一個很長的故事，裡面有很多複雜的關係，如果真的要拍整個故事拍完，最少要拍5小時以上才能拍畢，所以只抽了前半部分來拍。」會否考慮把後半部分也拍成電影？他聽後哈哈大笑，「可能有續集會很有趣，可是當初拍攝時，沒有多想，只想將前半部分拍成電影並了結整個故事。如果將來真的有人提議拍後半部分，我都要想一想，怎麼把後半的劇情與前半的連結起來，我蠻擔心會接不到。」

連結不到的原因，是因為犯人西野已被黑澤清「賜死」了，死於高倉的槍下，「我一直覺得要用槍把西野殺死，才能真正把故事終結。如果一早就

中原畫家王亞彬的自然「遊遨」

既在世中，又在外世，綽號「玉貝外」的中原畫家王亞彬愛「做減法」，遊山玩水、收藏古物、玩花弄草的生活簡單又寫意。他深諳中國傳統繪畫之道，兼備豐富的繪畫理論，作品中的斑駁古意和迷離意境是獨有特色。他以「遊遨」為主題的個展現在保利香港藝術空間舉行，展覽中可見到他近兩年創作的以自然景物為題材的16幅油畫作品，以山、風、路、樹、花等互相關聯的主體，表現出他對自然景觀、事物之間相生相息的關係的感悟與領悟。

注重景物關連

「這次展覽的作品是我這兩年創作歷程的縮影，一路走來有山有花有風，遊覽時的攝影是我喜愛的日記方式，而所有看到的現實素材都會在腦中進行改編，以具象景物和抽象技法相結合的方式輸出，也是又一次的記錄。」他說：「這次的『遊遨』展似乎和我早期的『搜山』展有關聯，『搜山』是年輕時一直往前行入深山的探索，喜歡拿《山海經》和《聊齋誌異》為藍本創作來講故事，而今天的『遊遨』是遊山玩水，故事一切從簡，把更多的想像空間留給觀者。」

細觀此次展出的油畫，《風起笑花》、《照水情花暖》、《水殿風來》、《蒼石白花》等作品都與花有關，主體卻不局限於花本身，他同時着重的還有整體環境、氣氛、佈局，以及花與周圍事物相生相息的關連，如在《蒼石白花》中，枯石成為白花堅實的基座，白花則化為蒼石的一部分。

而在「小南海」系列的三幅畫作中，呈現出的多是幽幽的森林和白得發光的小路，彷彿指引着前方未知的光明，整體顏色滄桑質

樸，充滿想像和象徵寓意。他的「小南海」原來是新安江源頭的小島，「去年朋友帶我去那訪古探幽，島上荒蕪，唯一的寺廟早已廢棄，但我對那裡的樹木特別有感覺，不同季節的景色變化各有魅力，我連續去了三四次還是意猶未盡，計劃再去。完成第一張作品後，我覺得表達出的意思並不完整，所以就陸續畫了第二、第三張，未來還會繼續畫下去，也可能會再加入佛教石刻等元素呼應『南海』這個主題。畫得多了，畫中景色具體是哪裡已經不再重要，畫的最終只是我心中的小南海。」

簡單生活「做減法」

王亞彬從小學畫，1994年畢業於河南師範大學藝術系，現為職業畫家。早期的他對水彩、墨汁、油彩等皆不排斥，為了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在材質上「不擇手段」，各種材料的嘗試使他的作品畫面層次豐富，更具神秘感。「現在我主要都是畫油畫，年歲漸長，記憶力衰退，意識到過多的想法會影響創作，所以現在更想『做減法』，一方面是在情節和故事上，一方面是在技法和構圖上，就

像植物的生長過程中需要修剪殘枝雜葉，才能使主幹更加強大。現代社會好玩的誘惑太多，『做減法』才能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。」

他「做減法」的生活簡單而純粹，他喜歡進入深山遊歷，收藏陶器古物，閱讀古典書籍，有空便玩花草……手機對他來說也只是通話的工具而已，「我並不排斥科技，只是不擅長，可能我的腦細胞裡沒有這些科技的東西，跟不上也不能勉強。」他的工作室設於黃山歙縣古城，僻靜得有些「半隱世」的味道，「今天的歙縣古城為徽州首縣，傳統的事物在那裡被保留得很好，空氣清新，環境安靜，更重要的是那裡的居民有文氣。五年前我將工作室從鄭州搬到那裡，作為一個外鄉人，當我選擇在那裡度過自己兩三個月創作

時期，會減少很多來自親朋好友的干擾。」他的畫中偶有人物，或是點睛的主角，或是幾筆的點綴，「《畫山》中的人物是我自己，古代有『山水臥遊』的說法，年紀大的時候就喜歡將年輕時遊歷過的地方畫出來，我選擇將山水畫在牆上。另外有一個『客從遠方來』系列，對山水來說，非原住民的我們只是客人，是點綴。」無論誰是主是客，他想去的地方還有很多，每個不經意間看到的風景照都可能成為他「再忙也要去」的下一個目標，「好的山水太多了，吸引我去的地方一定不會是有許多人的旅遊勝地，我接下來想去福建泰寧看看，那裡的山水構圖很有意思。」他說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■王亞彬指畫作從簡，留更多想像空間給觀者。 張岳悅攝



■《風起笑花》
80 x 70厘米 布面油彩 2015



■《小南海2》
150 x 136厘米 布面油彩 2015